

陽明學說與反共復國¹³

- 一、弁言
- 二、陽明學說的時代背景
- 三、什麼是陽明學說？
- 四、如何提倡陽明學說？

一、弁言

本研究之目的，在說明 領袖為什麼要在反共復國戰爭中，百廢待興的時候，來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究竟「陽明學說」與反共復國有何關係。再以此為前提來分析研究「陽明學說」的內容，最後則以如何提倡「陽明學說」為結論。

在去年七月五日及十二日兩次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紀念週中， 領袖曾提出「革命教育的基礎」（一名「革命哲學入門」）的專題演講，內容在說明「陽明學說」的精義，及闡述「知難行易」與「知行合一」學說的異同。最後還提示各文武高級幹部要詳研「王陽明全書」，並須寫作心得。本文大部份是基此所提出的讀書心得報告，但是其內容為綜合性的研究，其範圍比較廣泛狹，其形式亦與讀書心得寫作有異，不過其精神却是一致的。

領袖開始研究「陽明學說」，遠在其青年時期，但其開始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則是在江西剿匪的時候，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則提倡更力，及至大陸戡亂失敗，政府退守臺灣以後，則提倡更切，用心亦更苦。但領袖為什麼要如此？領袖今日的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與總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的發明「知難行易」學說，這不能說是巧合，而是有其共同的需要與意義。

¹³ 此文刊登於〈戰鬥月刊〉第四卷，第二、三期合刊，2-7 頁，1954。



王陽明曾說：「聖賢教人，如醫用藥，皆因病立方，酌其虛實溫涼，陰陽內外，而時時加減之，若拘執一戶，鮮不殺人矣。」所以 總理的發明「知難行易」學說，與 領袖的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可以說亦均是「如醫用藥，因病立方」，均有其迫切的需要與深長底意義的。

二、陽明學說的時代背景

王陽明爲什麼要倡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之說？此可以用陽明自己所說的話來說明。陽明說：「天下之患，莫大於風俗之頹廢而不覺。夫風俗之頹廢而不覺也，譬之潦水之赴壑，浸淫泛濫，其始若無所患，而既其末也，奔馳潰決，忽焉不終朝而就竭。是以甲兵雖強，土地雖廣，財賦雖盛，邊境雖寧，而天下之治，終不可爲，則風俗之頹廢，實有以致之。古之善治天下者，未嘗不以風俗爲首務。」他繼着又說：「今天下之風俗，則誠有可慮者，而莫能明言之何者，西漢之末，其風俗失之懦，東漢之末，其風俗失之激，晉失之虛，唐失之靡，是皆有可言者也。若夫今之風俗謂之懦，則復類於悍也。謂之激，則復類於同也。謂之虛，則復類於瑣。而謂之靡，則復類於鄙也。是皆可慮之實，而無可狀之名者也。」最後他又

說：「蓋今風俗之患，在於務流通而薄忠信，貴進取而賤廉潔，重儂狡而輕朴直，議文法而略道義，論形迹而遺心術，尚和同而鄙狷介，若是者，其浸淫習染，既非一日，則天下之人，固已相忘於其間而不覺，驟而語之，若不足以爲患，而天下之患，終必自此而起。……愚以爲欲變是也，則莫若就其所藐者而振作之。何也？今之所薄者，忠信也，必從而重之；所賤者，廉潔也，必從而貴之。所輕者，朴直也，必從而重之。所遺者，心術也，必從而論之。所鄙者，狷介也，必從而尚之。」這是陽明在「據唐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表」裏所說的話，亦可以說這是代表陽明的中心思想。當王陽明時代，正是風俗頹廢，人心陷溺的時候，陽明目擊時艱，心懷救世，所以他亟思挽救此沉淪的人心——國家的浩劫。其門人鄒守益於陽明先生文錄序裏曾說：「秦漢以來，專以訓詁，雜以佛老，侈以詞章，而皜皜肫肫之學，淆雜偏陂，而莫或救之。逮于濂洛，始粹然克續其傳，論聖之可學，則以一者無欲，爲要答定性之功，則以大公順應，學天地聖人之常。嗟呼！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？其後剖析愈精，考據愈繁，著述愈富，而支離愈甚，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，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。至我陽明先師慨然深探其統，歷艱履險，磨瑕去垢，獨倡良知，力挽群迷，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。」由這序言裏就可以知道陽明爲什麼要提倡「致良知」，和「知行合一」的學說了。陽明念念以「致良知」，圖挽救頹廢的風俗，陷溺的人心；並倡「知行合一」學說，以創造力行實踐。

三、什麼是陽明學說？

「陽明學說」若從其哲學的本體言，自然是博大精深，不易理解，但是若從其着手的方法言，則又極爲簡易平凡。「陽明學說」主要在闡明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的理論，所以有許多人將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分作兩件事來看，其實「致良知」與「知行合一」的精神只是一個。陽明是以孟子的所謂「良知」爲其哲學基礎，並以此爲出發，以倡其「致

良知」的學說，最後則以「知行合一」勉人於行其學說的目的。所以陽明以爲「人心虛靈，莫不有知（良知），惟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，則不假外索，而於天下之事，自無所感而不通，無所措而不當。」這是說「良知」實人人皆有不假外求，只要不爲私欲所蔽，則人人均可爲聖人，無所感而不通，無所措而不當。但聖人仍諄諄以「誠意，正心，修身，齊家，治國，平天下」教人者，此即可以說明私欲之不易去，而陽明則更以「致良知」來解決此一難題，而大學上的所謂「格物致知」，陽明即解爲「致良知」。所以陽明說：「良知之外更無知，致知之外更無學。」

所以要研究「陽明學說」必領先從「一」字下工夫。陽明說：「萬物本源於一」，這裏所指的「一」，依陽明的意思，是指良知良能。易經亦主張萬物生於一，所謂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與所謂：「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，無生萬物。」又黑格爾的辨證法，其法則雖爲「正反合」，但其哲學觀點還是由一起源。如他認爲由一概念必然地喚起反對的概念，進而合併二者而生新概念。只是陽明所指的「一」，是所謂萬物具有的良知良能罷了。

茲再就陽明所主張的「一」再將其分類，陽明是主張陰陽合一，天人合一，心物合人，體用合一，動靜合一，和知行合一的。如下則就「陽明學說」摘錄若干，以說明其「一」的學說。

①陰陽合一：陽明說：「天地氣機，元無一息之停，然有個主宰，故不先不後，不急不緩，雖千變萬化，而主宰常定。」又說：「夫良知一也。以其妙用而言，謂之神；以其流行而言，謂之氣；以其凝聚而言，謂之精；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？眞陰之精，即眞陽之氣之母；眞陽之氣，即眞陰之精之父；陰生陽，陽生陰，亦非有二也。」再說：「太極之生生，即陰陽之生生，狀其生生之中，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，謂之陽之生，非謂動而後生陽也。就其生生之中，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，謂之陰之生，非

謂靜而後生陰也。若果靜而後生陰，動而後生陽，則是陰陽動靜，截然各自爲一物矣。陰陽一氣也，一氣屈伸而爲陽陰，動靜一理也，一理隱顯而爲動靜。春夏可以爲陽爲動，而未嘗無陰無靜也。秋冬可以爲陰爲靜，而未嘗無陽無動也。春夏此不息，秋冬此不息，皆可謂之陽，謂之動也。春夏此常體，秋冬此常體，皆可謂之陰，謂之靜也。自元會運世，歲月日時，以至刻秒忽微，莫不皆然，所謂動靜無端，陰陽無始，在知道者默而識之，非可以言語窮也。」更說：「天地之道一常久不已而已。日月之所以能晝而夜，夜而復晝，而照臨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。四時之所以能春而冬，冬而復春，而生運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。聖人之所以能成而化，化而成，而妙用不窮者，一天道之常久不已也。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，亦貞而已耳。觀夫天地日月四時聖人之所以能常久而不已者，不外于一貞，則天地萬物之情，其亦不外乎一貞也。」這是陽明對「陰陽合一」的說明，他是主張陰陽不可分，有陰必有陽，有陽必有陰，然後天地，陰陽，寒暑，晝夜，才有秩序，萬物才能生長。如果陰陽分裂破壞，則必萬物毀滅，更談何生生不息的循環無端。這「陰陽合一」之理，陽明指爲「道」，即所謂「在知道者默而識之，非可以言語窮也。」

②天人合一：陽明說：「心即道，道即天，知心則知道知天，諸君要實見此道，須從自己心上體認，不假外求始得。」又說：「天地氣機，元無一息之停，然有個主宰，故不先不後，不急不緩，雖千變萬化，而主宰常定，人得此而生，若主宰定時，與天運一般不息，雖酬酢萬變，常是從容自在，所謂天君泰然，百體從令，若無主宰，便只是這氣奔放，如何不忙？」再說：「天理主一，是一心在天理上，若只知主一，不知一即是理，有事時便是逐物，無事時便是着空，惟其有事無事，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，所以居敬亦即是窮理，就窮理專一處說，便謂之居敬，就居敬精密處說，

便謂之窮理。」更說：「夫心之體性也，性之原天也，能盡其心，是能盡其性矣。」最後他的結論則為：「夫人者，天地之心，天地萬物，本吾一體者也。……是非之心，不慮而知，不學而能，所謂良知也，良知之在人心，無間於聖愚，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。世之君子，惟務致其良知，則自能公是非，同好惡，視人猶己，視國猶家，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求天下無治，不可得矣。……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，故良知即是天理。……人心是天淵，心之本體，無所不該，原是一個天，只為私欲障礙，則天本體失了，心之理無窮盡，原是一個淵，只私欲窒塞，則淵之本體失了。如今念念致良知，將此障礙窒塞，一齊去盡，則本體已復，便是天淵了。」陽明以為天與人原為一理——即天理，這天理便把天與人合一了。所以他說：「心之體是無善無惡，知善知惡之性，而性之原則失也。」亦只是說：「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，故良知即是天理。」如以今日科學上的說法，在天有其自然原理，在人則有是非善惡的行為法則，但人類的行為法則，則是本乎天地間的自然原理，亦只是本乎天理的。所以陽明的「天人合一」之說，是有其科學根據的。

③心物合一：陽明說：「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，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。求孝之理於其親，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耶？抑果在於親之身耶？假如果在於親之身，則親沒之後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？見孺子之入井，必有惻隱之理，是惻隱之理，果在於孺子之身歟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？是皆所謂理也。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？以是例之，萬事萬物之理，莫不皆然，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。……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，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。吾心之良知，即所謂天理也。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，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。致吾心之良知者，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，格物也。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。」又說：「夫正心誠意，致知

格物，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，其所用力，實可見之地。故格物者，格其心之物也，格其意之物也，格其知之物也，正心者，正其物之心也。誠意者，誠其物之意也。致知者，致其物之知也。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！理一而已。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則謂之性；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則謂之心；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，謂之格；就知而言，謂之致；就意而言，謂之誠；就心而言，謂之正；正者，正此也；誠者，誠此也；致者，致此也；格者，格此也；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。天下無性外之理，無性外之物。」再說：「你未看此花時，此花與你心同歸於寂。你來看此花時，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，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……目無體，以萬物之色為體；耳無體，以萬物之聲為體；口無體，以萬物之味為體；心無體，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。」最後他的結論則為：「大人者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。其視天下猶一家，中國猶一人焉。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，小人矣。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，非意之也，其心之仁本若是。其與天地萬物而為一也，豈惟大人，雖小人之心，亦莫不然。」陽明以為人之耳目口與心均無體，而是以天地萬物的聲色味與是非為體，所以他認為心與體是不能分的。同時陽明又以理來凝聚心與體，所謂「以其理之凝聚而言，則謂之性；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，則謂之心。」亦只是說，天地萬物均有其天理，在人則均有其良知，天理即是良知，良知亦本乎天理，所以心與物是一體的。

④體用合一：陽明說：「蓋體用一源，有是體，即有是用。……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，動靜時也。即體而言，用在體，即用而言，體在用，是謂體用一源，若說靜可以見其體，動可以見其用，却不妨。」又說：「明明德者，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。親民者，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。」再說：「理無動者也，常知常存常主於理，即不睹不聞，無思無為之謂也。不睹不聞，無思無為，非槁木死灰之謂也。睹聞思為一於理，而未嘗有所睹聞思者，即是動而未嘗動也。所謂動亦定，靜亦定，體用一源者也。」

最後他的結論則為：「體卽良知之體，用卽良知之用，寧復有超然於體用之外者乎。」陽明以爲「有是體卽有是用」，體用是相隨相生而無法將其分開的。而且他認爲一般人以動靜分體用是不對的，他認爲「動靜時也，卽體而言，用在體，卽用而言，體在用，是謂體用一源。」但他所以言「體用合一」的原因，是以爲有一理存在，理是無動的，是常知常存，是不睹不聞，是無思無爲的，而睹聞思爲則一於理，所以動亦未嘗動，動亦定，靜亦定，所以體用便一源了。陽明又以「體卽良知之體，用卽良知之用。」爲「體用合一」的最高結合點，亦卽「體用合一」的本源。

⑤動靜合一：陽明說：「無善無惡者，理之靜；有善有惡者，氣之動；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，是謂至善。」又說：「未發之中，卽良知也。無前後內外，而渾然一體者也。有事無事，可以言動靜，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。寂然感通，可以言動靜，而良知無分寂然感通也。動靜者所遇之時，心之本體，固無分於動靜也。理，無動者也，動卽爲欲。循理，則雖酬酢萬變，亦未嘗動也。從欲，則雖槁心一念，而未嘗靜也。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又何疑乎？有事而感通，固可以言動，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。無事而寂然，固可以言靜，然而感通者，去嘗有減也。動而無動，靜而無靜，又何疑乎？」再說：「動靜只是一個，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，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。如今應事接物的心，亦是循此天理，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，故動靜只是一個，分別不得。」最後他又說：「孟子不動心，與告子不動心，所異只在毫釐間。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，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。心之本體，原是不動的，只爲所行有不合義，便動了。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，只是集義。所行無不是義，此心自然無可動處。」陽明對於動靜的解釋，認爲「無善無惡者，理之靜，有善有惡者，氣之動。」理是常靜的，氣是常動的。所以他以爲心的本體是無分動靜的，因爲他是無善無惡的。理是無可動的，因爲理是永遠不變的。所以

動必然是由欲而生，因此他說：「循理，則雖酬酢萬變，亦未嘗動也。從欲，則雖稿心一念，而未嘗靜也。」而動靜的結合，陽明則以「集義」來做媒介，只要是「集義」，所行無不是義，則此心便無可動了，動亦靜，靜亦動，動靜便合一了。

⑥知行合一：「知行合一」是「陽明對於實踐致良知」的說明。「陽明學說」的終極目的在於「行」，教人「即知即行」，並以「知中有行」，「行中有知」，以勉人實踐力行，打破「知易行難」的傳統惡習。所以上述的「陰陽合一」，「天人合一」，「心物合一」，「體用合一」，「動靜合一」的理論，可以說都是為「知行合一」作論據的。在「陽明學說」中，銓釋「知行合一」的說話很多，實不勝枚舉，如下所列舉的，只是將比較重要的摘錄下來，以說明「知行合一」的精義。陽明說：「此已被私欲隔斷，非知行的本體了。未有知而不行者，知而不行，只是未知。……說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，見好色屬知，好好色屬行，只見那好色時，已自好了，不是見了之後，又立個心去好。聞惡臭屬知，惡惡臭屬行，只聞那惡臭時，已自惡了，不是聞了後，別立個心去惡。如鼻塞人雖見臭在前，鼻中不曾聞得，便亦不甚惡，亦只是不曾知臭。……又如知痛，必已自痛了，方知痛，知寒，必已自寒了，知饑，必已自饑了。知行如何分得開，此便是知行的本體，不曾有私意隔斷的。」又說：「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，若會得時，只說一個知，已自有行在，只說一個行，已自有知在，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，又說一個行者，只為世間有一種人，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，全不解思維省察，也只是個冥行妄作，所以必說一個知，方才行得是。又有一種人，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，全不肯着實躬行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，所以只說一個行，方才知得真。此是古人不得已，補偏救弊的說話。」再說：「蓋學之不能以無疑，則有問，問即學也，即行也。又不能無疑，則有思，思即學也，即行也。又不能無疑，

則有辨，辨即學也，即行也。辨既明矣，思既慎矣，問既審矣，學既能矣，又從而不息其功焉，斯之謂篤行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，而始措之於行也。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，謂之學；以求解其惑而言，謂之問；以求通其理而言，謂之思；以求精其察而言，謂之辨；以求履其實而言，謂之行；蓋折其功而言，則有五；合其事而言，則一而已。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，知行並進之功，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，正在於是。」更說：「吾子謂語孝於溫清定省，孰不知之，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。若謂粗知溫清定省之儀節，而遂謂之能致其知，則凡知君之當仁者，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，知臣之當忠者，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，則天下孰非致知者耶？以是而言，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！知行合一之體，不益較然乎。」最後他又說明他立言的宗旨：「此須識我立言宗旨，今人學問，只因知行分作兩件，故有一念變動，雖是不差，然却未曾行，便不去禁止。我今說個知行合一，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，便那是行了，發動處有不善，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，須要徹根徹底，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，此是我立言宗旨。」而他的結論則為：「知者行之始，行者知之成，聖學只一個功夫，知行不可分作兩事。」陽明因為世人只知將知行分成兩事，一念發動，雖是不善，亦不禁止，致妄念叢生，邪說紛紜，且甚至只尚清談，不務實際，所以他才立定宗旨提倡「知行合一」的學說。而且陽明所提倡的「知行合一」之「知」，是致知之「知」，亦可以說是真知——「良知」。而其所指之行，是致知以後之「行」，亦可以說真行——「良行」。非經致知之「知」，是懵懵懂懂的無知；非經思維省察之「行」，則是冥行妄作的非行。所以他的結論是真知真行，必然是「知行合一」的，「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；不知不能行，不行不能知。」

在說明了陽明學說「知行合一」中「一」的精義以後，現再將陽明學說中「致良知」從哲學的觀點上來分類，從另一個角度來瞭解它的本質。

陽明學說中「致良知」如果從哲學的觀點上來分類，則可以說它是具備有：「普遍性，承續性，自發性，反省性」四種本質的。

①普遍性：普遍性是「致良知」第一本質。陽明說：「夫人者，天地萬物，本吾一體也。生民之困苦荼毒，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，不知吾身之疾痛，無是非之心者也。是非之心，不慮而知，不學而能，所謂良知也。良知之在人心，無間於聖愚，天下古今之所同也。世之君子，惟務其良知，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，視人猶己，視國猶家，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，求天下不治，不可得矣。」又說：「人孰無根，良知即是天植，靈根自生生不息，但著了私累，把此根戕賊蔽塞，不得發生耳。」陽明以為是非之心是人人皆有的，良知是無間聖愚的。所以世之君子，只要能致其良知，自能公是非，同好惡，而天下亦可由此而治。所以致良知是具有「普遍性」的本質的，人人均可以「致良知」的。

②永續性：永續性是「致良知」的第二本質。陽明說：「蓋良知之在人心，亘萬古，塞宇宙，而無不同，不慮而知，慎易以知險；不學而能，恒簡以知阻？先天而天不違，天且不違，而況於人乎？」又說：「天理在人心，亘古亘今，無有終始，天理即是良知，千思萬慮，只是要致良知，良知愈思愈精明，若不精思，漫然隨事應去，良知便粗了。」陽明以為良知是永遠存在的，而且是亘萬古，塞宇宙，而無有不同的。只是不要為人欲所蔽，所以要「致良知」，而「致良知」的工作則是永遠要做的。所以「致良知」是具有「永續性」的本質的，時時都要「致良知」的。

③自發性：「自發性」是致良知的第三本質。陽明說：「心者身之主也。而虛靈明覺，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。」又說：「心之本體，即是天理，天理只是一個，更有何可思慮得，天理原自寂然不動，原自感而遂通，學者用功，雖千思萬慮，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，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。」再說：「照心非動者，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，而未嘗有所動

也。有所動，即妄矣。」更說：「天命之性，粹然至善，其昭明不昧者，此其至善之發見，是乃明德之本體，而即所謂良知者也。至善之發見，是而是焉，而非非焉，輕重厚薄，隨感隨應，變動不居，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，是乃民彝物則之極，而不容少有議擬增損於其間也。」陽明以為心之本體即為天理，亦即所謂良知。天理是不必思慮即可以獲得，良知是不慮而得不感而能。所以天理是寂然不動，良知則是虛靈明覺，是非善惡均是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。所以「致良知」是具有「自發性」的本質的，人人均能「致良知」的。

④反應性：「反應性」是「致良知」的第四本質。陽明說：「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，有知而後有意，無知則無意矣。知非意之體乎？意之所用，必有其物，物即事也。」又說：「目無體，以萬物之色為體；耳無體，以萬物之聲為體，鼻無體，以萬物之臭為體；口無體，以萬物之味為體；心無體，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為體。」陽明以為良知本是虛靈明覺的，惟亦能應感而動，由於虛靈明覺的良知，受客觀事物的感應，以後由知而生意，此意如由良知之明覺所主宰則為善，如為事物所蔽則為惡，所以聖人乃能「致良知」，能「致良知」便為聖人。所以陽明要人去人欲存天理，尤其要戒慎恐懼的做慎獨的工夫。所以「致良知」是具有「反應性」的本質的，時時要提防為事物所蔽的。

四、如何提倡陽明學說？

領袖為什麼要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？在本文第二節裏已經說過，這裏不再重贅。只是這裏所要強調的，領袖之所以要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完全是為着反共復國。這與總理二次革命失敗以後，發明「知難行易」學說，以革除國人尤其黨人心中之大敵有其相同的意義的。只是今天革命的客觀環境比總理二次革命失敗的時候更壞，今天所面臨的敵人亦為本黨革命史上空前未有強大的敵人，所以領袖認為要以「陽明學說」來輔益總理「知

難行易」的哲學，才能使之大行。現在是邪說紛紜，人欲橫流的時候，現在又是人心萎靡，道德沒落的時候，領袖正「如醫用藥，因病立方」，要以「陽明學說」來遏止共匪的物欲主義；要以「陽明學說」來恢復人類本然的天性——良知，以恢復民族靈魂，固有的道德；更以「陽明學說」來輔益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以重振革命精神，堅定三民主義的信心；並以良知為體，實踐力行爲用，「體用一源」，「知行合一」來進行反共復國的大戰爭。

但是要如何提倡「陽明學說」才能達成領袖提倡的目的，這才是今天問題的中心，亦是我們的責任。

總理常說，革命在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，只要風潮鼓動起來了時勢造成了，革命便如水到渠成，一蹴即就。所謂「鼓動風潮，造成時勢」，簡單的說，亦就是要製造群眾運動。總理說：「政治是一人群之心理現象。」因此革命亦就是一種群眾運動，所以任何革命均須把握群眾的心理，並從而鼓動群眾，領導群眾，向革命的目的去鬪爭。

所以要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必須走群眾路線，要將「實踐運動」（假定名稱）群眾化，造成實踐的狂潮，以群眾的力量來推行「實踐運動」。

這裏擬舉幾個例，來說明要提倡「陽明學說」必須發起一種運動，才能期其成功。「陽明學說」爲什麼在日本行之有效呢？這就是因爲當時日本正處於內憂外患，有志之士，於是倡尊王攘夷的學說，用以鼓動國人，造成維新運動，而其維新運動，便是以「陽明學說」爲其中心思想的。再說「五四運動」，這所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，這在運動的本身不能不說是成功的，雖然流弊亦至大，但今日中國的民主與科學思想，不能不歸功於「五四運動」的。「五四運動」所倡之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行之有效的原因，亦不外由於造成了一種群眾運動。蓋當時中國亦正處於內憂外患，有志之士，便以反帝，反封建爲號召，製造成了一種群眾運動，所以新文化運動

能有若干成就。再以「新生活運動」爲例。江西的剿匪勝利，和抗日戰爭的成功，可以說應歸功於「新生活運動」。日本人自己似乎也曾承認過，中國抗戰有三寶：「一爲法幣，二爲新生活運動，三爲土地廣大」。戰敗了的經驗教訓最可靠，敵人都承認「新生活運動」對於抗戰發生如此重大的作用，我們更應該瞭解這個道理。「新生活運動」爲什麼會發生如此偉大的力量呢？就是因爲他變成了一種群眾運動，全國人民均群起景從，恢復了民族精神，重建了固有道德，以新的國民精神，迎接新的戰爭，所以他贏取了江西剿匪的勝利，和抗日戰爭的成功。

已經有很多的事例給我們做參考，要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只有將「陽明學說」轉化成爲一種群眾運動，否則難得偉效的。「五四運動」是以學生來做這一運動的主流的，「新生活運動」則是以軍公教人員及社團來做這一運動的主流的。但是實踐運動(假定名稱)究應以何階層的群眾來做主流呢？談到這個問題，我想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是要講求「致良知」，恢復人類本然的天性，又要提倡實踐力行，所以既要從觀念上來着手，同時又要從實踐上來下工夫。因此提倡「陽明學說」，一方面要從文化上着手，造成另一次新文化運動，其目的在重建以中國爲本位的民主，科學的新文化，來對抗共匪賣國的奴隸文化；另一方面則又應從實踐力行上下工夫，造成社會實踐力行的風尚，其目的在養成崇本務實，埋頭苦幹，臥薪嘗膽，復讐雪恥的新風氣。所以這一運動應以文化界學生爲先鋒，而以軍公教人員社團爲主幹，以文化來領導，而以群眾來做基礎。

自然提倡「陽明學說」的方法至多，這裏只是提出若干大原則來討論，其餘因限於篇幅，不予詳述。——完——

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紀念日